

陈润华 著

偶然的南方

长篇小说

我看看壁画，一个美丽动人，血管里游走着热情、快乐与激情的姑娘，坐在身边，手腕佩戴的粉红色的，自然和情欲的香料，我可以感觉到她泛起潮热的激情，自然而华美，不属于任何时代。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陈润华
著

偶然的南方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XAJ67/0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偶然的南方 / 陈润华著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4. 5

ISBN 7-5633-4560-4

I. 偶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2667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n>

出版人: 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: 541100)

开本: 89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9 字数: 190 千字

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 ~ 30 000 册 定价: 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作者自序

作者，一个拥有理、法、文三科三级学位的青年，却自称是一个浪子。他曾长期漂流在社会的底层，像许多文学前辈一样。他听故事，遭遇故事，用一个记事本把听到的、遭遇的记下来。他相信万物是有灵的，也相信万物的和谐。他相信在南方的街道边、田野里、大树下或是还没有人抵达的那些角落，仍然有很多没有被发现的命运、情绪、禁忌、生活的经验和人的自由。他的这些念头，还有那些飘荡在乡市之中的酒鬼、幽灵、傻子、莽汉、疯子、赌徒、妓女，以及一些忧郁的军官、幸运的理发师和捉迷藏的逃犯，都像我们的邻居一样，不，也许就是我们，就是在南方的土地上，世代生活着、并将继续生活下去的人们。作品才气横溢，文字感性而富于思想，是当代传奇，也是今世的《十日谈》。

易大丁

这部才气灼人的作品，以其深情、敏锐、坚持、浪漫气质和对民间生活的关注，改变了当下文学创作的状况。

组稿编辑：郑纳新

责任编辑：郑纳新

插图设计：M.Q

版式设计：亦可

封面设计：奇文云海

010-84495201

目 录

引子:故事开始的地方

- 1. 一个旅行者 3
- 2. 人生不相见 8

正文:南方列传

- 3. 武松打狗 19
- 4. 列传第一:少年酒鬼 21
- 5. 列传第二:远方客栈 34
- 6. 列传第三:镜中的幽灵 38
- 7. 列传第四:种植园里 45
 - 军垦农场 45
 - 少年老成的“哑巴” 54
 - 逃难之家 60
 - 狗的命运 67
 - 漂亮的姐弟俩 70
 - 甘蔗林 72
 - 镜中的一千零一夜 80
- 8. 列传第五:嗑瓜子的姑娘 87
- 9. 列传第六:忧郁的军官 89

10. 列传第七:赌徒阿三	95
阿三先生	95
小城的伦理学	104
地狱里的受刑者	107
赌术与巫术	110
阿三的失踪	115
11. 列传第八:莽汉刘四	118
12. 列传第九:丁疯子	124
13. 列传第十:傻子阿峰	132
14. 列传第十一:逃犯杜九	142
我的“女亲戚”	142
告密者	151
刑侦队长	158
拘押室里	160
送行的人	162
15. 列传第十二:北方来的歌女	164
16. 列传第十三:行吟者	173
女人出浴	174
成都的雪	181
巴山之夜	188
再次相遇	193
17. 列传第十四:再回来的人	200
18. 列传第十五:熟食店店主	202
浪子的早年	203
郭大官人	206
葡萄园里的战争	210

19. 南方的松鼠们	216
20. 列传第十六:忧伤者之死	219
忧伤的城市	219
车上的女人	224
小镇上	229
床第之间	234
尼姑与卖唱的姑娘	242
荒凉的城	245

尾声:离开

21. 两个房客	251
22. 水果店里的小伙子	254
23. 理发师	267
24. 清明时节	271
25. 偶然的南方	277

引子：故事开始的地方

1 一个旅行者

在清明节前两天，飘着细雨的一个南方之夜，我到了北江边的一个小城。

这个小城里有我多年未见面的朋友，在车上时，我还想着两人见面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，但出了车站，站在烟雨迷蒙的江边，我又决定先住下来，过一两天再去找他。

我对的士司机说了一条街道和一个小旅店的名字，他把我送到一处昏暗的巷子里。絮絮叨叨的年轻司机说话有些气喘，在路上他讲着些杂碎的小城新闻，到了小旅店门口时，他又使劲按了几下喇叭，从店里出来一个打着伞的青年女子，她笑着和司机说了几句什么话，我开了车门，拎着不大的行李包走进了旅店。

几年前，我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，那时游人非常少，有乡村野店的幽静和安宁。进去后，我发现和记忆中的小店已不一样了，包括厅里的摆设和坐在登记室里默不作声的姑娘，现在比几年前显得要富丽堂皇一些。大厅里多了一张茶几和两张单人沙发，边上小房间里传来喝酒的吵闹声，让人觉得十分亲切。

领我进来的青年女子问我：“住宿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最好是能看到北江的单人间。”

她朝着登记室里的姑娘走去，问道：“还有靠江的单人间吗？”登记室里的姑娘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单人间都住满了，今天晚上只有双人间有空铺，不过也许明天就会有的。”她说完，

冲我抱歉地笑了笑。

看看引我进来的青年女子，我猜想她就是老板娘，我说：“想不到，雨天客人也这么多。”老板娘解释说：“清明节前后，有一些人回来扫墓，每年的这时会多几个人。这样吧，”她补充道，“你去双人间里住下，我们尽量不往里面加人，这种雨天，谁知道会有几个客人来呢？只是这些无人的房间都不靠江边，否则你就和其他人同住一个房间。”

我同意住不靠江的房间，又说：“我不是来扫墓的。”

老板娘和登记室里的姑娘笑了起来。

安顿好了后，我向登记室的姑娘借了雨伞，到街边小店吃饭。饭店里人少，三三两两出现在街灯中的人大多行色匆匆。如果在白天，从小店里可以看到远处榕树和果树园中一些漂亮的别墅；在雨夜，灯光昏暗，能看到细雨打在窗玻璃上时水珠滑落的印痕，也能听到边上的江水发出的滚滚涛声。涛声像一个还没出嫁的漂亮姑娘走过你面前，世上没有比这一刻更美的感受了。

有一刻，我很想去把小城中的朋友找来，他是一个大嗓门，也许他来了后，寂静的雨天会变得喧闹一些。看着窗外，独享南方雨夜的想法占了上风。

我经常无意地停留在一些不知名的地方，有时会碰上一些衣饰商、家具商、油漆匠、小木匠或其他的特色人等——酒不一定要上等的，吃的也不一定要美味，小店里款待人的风情总让人难忘。——能在那里碰上些见多识广的旅客，尤其是有冒险经历和丰富感受的人，我忍不住会和他多喝几杯；有时，同桌进餐的人沉默寡言，一脸容忍宽厚的表情，那我也许会独自多喝几杯。

不过，这个雨夜我并没有多喝酒。

我吃了饭，开门出来时，进来一对年青的姑娘和小伙子，男青年宽宽的额头，长相俊逸，我为他们开了店门，对着正在收伞的姑娘打趣道：“先生、小姐，欢迎光临！”然后走出了小店，打着伞，在夜雨中慢慢走回去。

刚才在旅店里，我对女店主和登记室姑娘说不是来扫墓的，可是如果真有人问我到底来干什么，那也许除了寻找一个友人的坟外，也没有太明确的目的。

几天前，在另外一个小镇，我去过一个公共墓地，看坟的人很矮小，脖子很粗，走路和说话像幽灵。“许多无亲无友的人都只能匆匆埋在山里，你那朋友说不定也在其中。”他说。他挥动手里的镰刀，砍着路上一些杂草，孩子样手脚不停，“很多时候连个标志也做不成，过几年就是荒坟了。”

我没有找到要找的。

下山后他领我去他家，在林子下面河边的一幢旧砖房里，两头水牛拴在竹林边上，一个小孩坐在屋前的石凳上大声地读书。旧砖房旁边是两间老木屋，屋上挂一个早已字迹剥落的匾，我走近了看，认出了“耕读传家”几个字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“那是祖上留下来的，祖上是读书人，到我这一代，没识几个字。”他似乎很愧疚似的，“还好，小孩比较喜欢读书。”

他儿子听到了父亲的赞扬，把读书声抬高了几度，声音在附近的水田上晃荡。四周，在小河两岸，零星地散布着些村舍。他让我进屋住下，递上茶，然后出去了，不一会儿拎着一大条草鱼回来，我们中午喝掉了一斤多白酒。

“你朋友是怎么死的？”他问我，眯着眼。门前大声读书的小儿子已经吃完饭，牵着牛出去了。
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具体讲，埋在什么地方？”他耐心地问，“总该有个印象吧？”

“也不知道。”

“哎，这就难找了。”

“是啊，不过反正是在这一带，有人很肯定地说是在这一带，可忘了在什么地方。”我说，“我也是受人之托啊。”

“是啊，受人之托。”

我带着醉意离开了小镇。

雨中的小城如同梦中的小城，不过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所做的梦：坐在过去的岁月之间，有一些盼望成了回忆。

我不紧不慢地走在小城中，小城的街景在其他地方随处可见。如果不是雨天，可以在街道两边看见许多摆卖炸食品或小炒的大排档，可以在多彩的灯光下听见一个女人快乐地大笑，我还曾经看见一个粮店老板和一个水果店老板在十字路口斗鸡比赛。不一会儿，雨大了起来，街巷的角落、楼梯的扶手、桥上的苔痕以及雨中流浪汉身后的广告灯，泄露出了小城真实的身份。突然的大风刮起雨点打在我脸上，街道上铺面里的灯光被留在河岸边。回到旅店，房里喝酒喧闹的人们已经玩起麻将了，老板娘站在边上旁观，我把雨伞递还给登记室里正在装热水的姑娘，她冲我笑了笑，说：“这鬼天气。”

“是啊，这鬼天气。”我抖了抖腿上的水，笑着说，“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地方。”

她看了看我，坦率、也很在行地说：“只要你想去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顺着这条街往前去，拐过十字路口就有好几个地方。”

我笑了笑，表示明白她的意思，她指的是一些风月场所。小城中的人对许多事都很达观。我要了钥匙，然后上楼睡觉。

进屋后，先开了一点窗，靠着窗边向外看了一会儿，雨越下越大了，如此的雨夜，躺在床上看书，也许是一种不错的安排。洗涮了一番后，觉得房间里已经很凉，关了窗。打开电视，电视里正在播放在沙漠里赶骆驼的一些小伙子们的故事。年轻的小伙子是沙漠中的商队，他们将匆匆赶到一个集市上去，那里有瓜果、货物，还有长着漂亮的大眼睛、露出洁白的牙齿微笑着的女人，一些婚龄的年青商客可以用柠檬或水晶换回一个美丽的姑娘。

故事的最后，三个老人在葡萄干和泉水中歌唱已逝的青春和万能的真主。

我躺下，关掉了正在播放广告的电视，雨声一阵阵传入耳来，像一只偷情的猫在窗户边打着转。小鸟飞入浆果园或玉米地是为啄食浆果或玉米，南方的儿女们活着就是为了感受一下快乐。

倾听着雨声，雨声并没有让人生厌，我在这种想法中入睡。天亮醒来时，雨已经停了，打开窗，透了一口凉气，伸了一下懒腰，在吃了早点之后，我决定在小城中四下走走。

2 人生不相见

雨后，商店的铺面很迟才开门，挂满招牌的街巷意味着城市：酒馆、牙科诊所、学校、寺庙、小报亭、网吧、摩托车修理铺、水果店或某个市政机关的办公楼，包括在另一些街巷里几家不错的书店。

在街上游了半天后，我走上了城中的大街，眼镜店里卖眼镜的姑娘对着镜子正在梳妆打扮，一幢三层楼的房子，狭小的过道口摆着一盆铁树、一盆南洋杉。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从杉树旁走过来，到过南方小城的人都肯定会记得，小城中随处可见一些拄着拐杖的老人漫步街头，而且大多是一些不修边幅的老人。

拄杖老人在杉树旁边的台阶上坐了下来，翻开手上一张当天的报纸，报纸上写道：“……将军们决定向遥远的边陲小城派驻军队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，总统承诺满足市民的要求，杜绝一切偶然的谋杀或有计划的骚乱……”我看不清这些新闻发生在什么国家，它和这个小城一样，刻意不要人们记住什么。

下了好几天的雨，雨停后，小城中的女人们都涌到了街上，忙着为死去的亲人们购置一点清明节祭祀之物。花店前挤满了一些肥胖的妇女，她们在讨论着上坟时要不要带一个花篮、带什么样的花好。有时她们中的一个会压低声音，附在另一个人耳边嘀咕一些什么，另一个人点点头，或者会心地笑

了起来。

两个人掏钱买了，不过杀了价，另一些人准备再到其他花店去看看。目送两个提着花篮的中年女人走进街巷，我又回头看坐在眼镜店台阶上的拄杖老人，他还正在读他的报纸，仍旧还是“将军们决定向边陲小城派驻军队”那一页。

清明时节，军队驻进了遥远的小城，路上的行人在酒家喝酒，鲜花送给死去的亡灵、送给地下的亲人。

我进了一个巷子，两旁是砖砌的围墙，一个小男孩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对面过来，过了电影院，一个嘴角叼着香烟的青年小伙子对着楼上大声喊叫，声音很尖，带点嘲弄的味道。桥边的公告栏上贴着小城法院张贴的告示，一张关于凶杀和离婚案的布告。告示栏背后就是一个夜间的风月场所，装着肥猪的一辆大卡车抛锚在街边，大卡车上两个牲口贩子，像喝醉了酒一样，带着一股猪圈味，从驾驶室里摇晃着出来，向蹲在一边的司机说：

“老四，今天这车怎么总出问题？”

司机蹲在发动机底下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去拿工具箱。两个牲口贩子在一边笑骂着，胖的猪贩子向司机打趣道：“是不是昨天晚上的骚娘们让你泄了太多的气？今天你不是补胎就是油管炸了？”司机装着没听见，仍旧低着头修车，两上猪贩子一谈到昨晚碰到的风流娘儿们，快乐地大笑起来。我走上前去，见法院的布告上飘着一张纸条：

人的命运上天已经注定，

欢乐与悲伤何必费心？

哀愁的泪水如何能淌够，